

# 朱自清在川片断

范昌灼

朱自清，字佩弦（1898—1948），是我国现代著名的爱国学者、散文家和诗人；夫人陈竹隐系成都人。因此，朱先生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多次从昆明回成都，往返途经重庆、内江、叙永等地，参加了大量的爱国民主活动与多方面的进步文学活动。

今年八月十二日、十一月二十二日，是他逝世三十一周年和诞生八十一周年的日子，这不禁令人油然而生怀念之情。

一九四〇年（民国二十九年）夏，朱先生四十三岁，“随妇锦城，卜居东廓”<sup>①</sup>，即携眷从昆明到成都休假，住在东门外宋公桥报恩寺。这是一所尼庵，先生一家住的是旁院三间无地板的草房；虽简陋，但很整洁。当时，抗日战争是第四个年头，正处于敌我相持的艰苦阶段。成都物价飞涨，一般贫民的生活饥馑难度。朱先生第一次到成都，耳闻目睹，感慨万千，在《论吃饭》一文中写道：“那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天又干，米粮大涨价，并且不容易买到手。于是一群一群的贫民一面抢米仓，一面‘吃大户’，……开进大户人家，让他们煮出饭来吃了就走。”一幅饥民乞食的社会图景，在朱先生的笔下反映了出来；字里行间，体现了他对贫民疾苦生活的深切同情。先生自己的生活呢？亦很清苦。他在奉和友人的诗中有这样的描述：“惭愧书生徒索米”，“米盐事酸辣生活”<sup>②</sup>。而且，“警讯频传，日怀冰渊之戒；生资不易，时惟冻馁之侵”<sup>③</sup>。据当时与他相处过的人回忆，先生才四十挂零年纪，然而“头发就象多了一层霜，简直是个老人了”<sup>④</sup>，真是“白发益滋，烦忧徒甚”<sup>⑤</sup>！因此，当时有人为他住报恩寺的生活鸣不平，赋了一首诗：“缩手危邦涕泪痕，起看八表亦同昏。细思文字真何用，终有人知未报恩”。<sup>⑥</sup>但是，朱先生不因生活困苦而感伤，“一身辛苦何足道，所忧衣食民父母”<sup>⑦</sup>。他爱国忧民，治学严谨，“专崇实际”，工作依然紧张而有秩序。前往看望他的一位好友后来回忆说：桌上摆的是《十三经注疏》，正在完成很可称道的《经典常谈》。这本书，涉及面很广，周易、尚书，诗经、春秋，诸子、史传，诗辞、文赋，都有评说。它“用着最亲切的语言，报道着最新的专门成绩”<sup>⑧</sup>，是一本通俗化的学术论著，各篇论述，都尽量采择了新说，使青年人有了了解中国文化的便利。

一九四一年八月初，朱先生应文协成都分会主办的暑假“文学研究会”之请，作题为《文学与新闻》的讲演，获得了听众的喝采。八月二十八日，开始写《外东消夏录》。他在“引子”中说：外东即东门外；消夏，本是避暑的意思，但还有一个新的意思，就是“换换生活，变变样子”；虽是初秋了，但所录的是夏天消夏的事，不一定为消夏而

录。这篇消暑录除“引子”而外，还包括《夜大学》、《成都诗》和《我是扬州人》三篇短文，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当时社会、文化的一些看法。

在《夜大学》中，他热情地赞颂了四川大学开办夜校一事，说有志进修而无门可入的人，“便有机会增进自己的学识技能。这也就可以增进各项事业的效率，并澄清社会的恶浊空气”。他“希望主持的人用全力来办，更希望就学的人不要三心两意的闹个半途而废才好。”《我是扬州人》是一篇带有自传性的短文，对家乡扬州及其家人作了深情的追忆。三篇短文中，值得细读的要数《成都诗》。千百年来，咏赞成都的诗篇不少。除李白、杜甫、陆游等大诗人的若干名句而外，张籍、温庭筠等专写了《成都曲》，《锦城曲》。但是，朱先生竟注意到了一首名叫《成都》的小诗：

细雨成都路，微尘护落花。

据门撑古木，绕居噪栖鸦。

入暮旋收市，凌晨即品茶。

承平风味足，楚客独兴嗟。

这是一位自称“楚客”、名叫易君左的人到成都获得的感受及对它的描绘。朱先生觉得诗虽小，却多少能抓住这座古老城市的风物人情特点，于是有感而发，写了一篇散文小品《成都诗》，剖出了其中的一个闲字。他写道：春天常飘毛毛雨，可谓“天街小雨润如酥”<sup>⑩</sup>，正是养花天气。在有点打滑的泥路上慢慢行走，呼吸着新鲜而润泽的空气，真叫人感到有浓厚的闲味，闲到心里、骨头里了；如果在花园中散步，会见到一些落花静静地飘在泥尘里，贴在软地上，更叫人闲得没影儿。旧的屋宅门前常栽着粗大的泡桐树，往往叫人只见树，不见屋，更不见门洞儿；夜色降临，“栖鸦”吵闹，在人少的西北城、尤其是住宅区的少城，白天也静悄悄的，可听得那带悲凉的叫声。收市早而且快，一入暮，街上店铺便辟辟啪啪一片上门声；人起得也早，而且闲，天未亮，茶馆就坐满了人……

这些描绘，都表明了成都当时确是一座古老的消费城市。不过，朱先生更看到了“闲”中的不平静。在《成都诗》中他感慨道：“这‘风味’在战后还能‘承’下去不能？”的确，当时的成都，无“闲”可言，不是那样富于“承平风味”；反压迫、求解放的声浪此起彼伏。他在文章的结尾，愤然而有信心地预示：“在工业化的新中国里，成都这座大城市该不能老是这样闲着罢。”是的，新中国成立后，成都一变热气腾腾，日夜无闲了。

这次在成都的一年中，朱先生重行致力于新诗研究。他同当时在成都的叶圣陶先生等结下了深情厚谊，常常在一起谈诗，借阅他们的诗集、诗刊，还经常同他们往还奉咏，写诗不少。这些诗，后来大都收集在《犹贤博弈斋诗抄》中，风格近宋诗，但语言清新朴素，自成一格。从这些诗里，我们可以看见他生活的踪迹和感触，以及在古典文学研究上的深广功力与造诣。特别是《近怀示圣陶》一诗，是他抒情言志的重要之作。从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当时“百物价如狂”，“索米米如珠”的动乱社会，看到了他那“欢娱非我分，顾影行踽踽”，“只恐无米炊，万念日旁午”的困窘生活，而且看到他“所期竭驽骀，黽勉自建树”的严谨、刻苦治学精神。更可贵的是可以看到他那“赣鄂频捷音，今年驱丑虏；天不亡中国，微忱寄干櫓”的抗敌爱国热忱。

这年九月，朱先生留下家眷，单身返回昆明。在途经川南叙永联大分校时，喜遇现代文学研究者、作家李广田先生，即逗留数日，彼此谈诗。这一系列的活动，为先生后来完成《新诗杂话》播下了种子。

朱自清先生第二次到成都是一九四四年暑假。他一生清苦，路费难凑。这次是承友人徐绍谷劝其回川与家人团聚，并代卖碑帖，购买飞机票，才于七月八日自昆明飞抵重庆的。他写了篇散文《飞》，描绘和抒写了从昆明到重庆的空中所见所感。十三日由重庆动身到成都，当晚宿内江，于十四日傍晚抵家中。这一天，正是夫人陈竹隐的三十九岁生日，家聚宾客，正要开饭，先生见之甚喜。这一年，已是抗战的第七个年头，他抱以胜利的希望，渴望着有一个独立强大、不再受人轻视和践踏的中国，并相信在“血火”的斗争中，定会爆出这样一个新中国来。这是他眼见世上疮痍，人民疾苦，经历了“五四”运动、“三一八”惨案、“一二九”运动和抗日战争，眼睛日益照亮的结果。他深深感到必须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这种对于美好未来的向往与追求，在这一年写的短文《新中国在望中》有着鲜明的体现：“中国要从工业化中新生。我们要自己制造飞机、坦克车，军舰……”“中国要从民主化中新生。贤明的领袖应该不坐在民众上头而站在民众中间，领导着人民为了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而努力！”这是多么富有见地啊！

这次到成都，时间不长，于九月二十八日即飞往重庆，返昆明联大本校了。

一九四五年六月底，朱自清先生第三次到成都。这次适逢丰子恺先生“亦自重庆来，晤言欢甚”，于是成七绝四首。其中一首写道：“执手相看太瘦生，少年意气比烟轻。教鞭画笔为糊口，能值几钱世上名。”抒写了生活困苦，身体瘦弱的境况。这次到成都，他“忽然变得那等憔悴和萎弱，皮肤苍白松弛，眼睛也失了光彩，穿着白色的西裤和衬衫，格外显出了瘦削劳倦之态。”<sup>⑩</sup>然而，他仍然是眼不离书，手不离笔，在房间用功。那年七月，叶圣陶先生问他：“在现状下是否有自由？”他只回答：“此甚难有确定之答案。”话中有话。可见，由于生活的艰苦，忧国惠民，朱先生不仅身体受到了摧折，而且心情已是怎样的“烦忧徒甚”了！

不过，这次在成都，使朱先生甚为欣喜的是“八一五”日本侵略者投降。抗战胜利的消息，是夜间十点左右传到成都的。一时鞭炮大作，全城欢腾。这也震荡着他的三间小草房。他兴奋得彻夜无眠。怎能不叫他欣喜若狂呢？争取抗战胜利是他好几年来的渴望了！还在一九三九年“七七”抗战两周年纪念时，他在短文《这一天》里，就抒发了沸腾于胸的这种爱国之情。他兴奋地写道：“东亚病夫居然奋起了，睡师果然睡醒了”；“从前只是……一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并且热情地歌颂了中华民族：“我们不但有光荣的古代，而且有光荣的现代，不但有光荣的现代，而且有光荣的将来无穷的世代。”还情不自禁地欢呼道：“新中国在血火中成长了”！他甚至憧憬着：“只要抗战胜利，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当然，这不免有点书生气）这一天终于盼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奋起抗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这时，他感到，自由、光明、幸福，似乎都展现在眼前了。然而，抗战的胜利，给朱先生带来了什

么呢？很快，他就感到并不是那样一幅良辰美景……

八月底，他又飞回了昆明。

一九四六年，西南联大奉命解散，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分别恢复。朱自清先生于六月十四日自昆明飞往重庆，十六日乘汽车赴成都，经过几天的劳累，于十八日到了家中。这是他最后一次到成都。这时，夫人陈竹隐正在刘云波医院养病。朱先生在第二年写于北京（当时北平）的《刘云波女医师》一文中回忆道：刘医师和内人在中学里是同学，彼此很要好。抗战后内人回到成都故乡，老朋友相见，更是高兴。她是成都一妇产科女医师，自己开了一所宏济医院；兼职多，是个忙人。她决不挂名而不做事，而是真的忙于工作，并非忙于应酬。她不因为忙而马虎，却处处要尽到她的责任。她无架子，所以人缘好——就因人缘好，所以更忙。更重要的是她对于病人无微不至的关怀。朱先生在文章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刘医师热情赞誉之情。刘云波还健在，现任省卫干校副院长，最近被选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八届中央常委。

七月十一日，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先生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十五日，诗人、学者、民主战士闻一多先生相继被害于昆明。听到这些消息，朱先生悲愤至极，十七日，即在日记中控诉道：“此诚惨绝人寰之事。自李公朴被刺后，余即时时为一多之安全担心。但绝未想到发生如此之突然，与手段如此之卑鄙！此诚何世界！”矛头直指当时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表现了勇敢的战斗精神。此时，成都沸腾了，怒吼了！朱先生不顾盛暑酷热，二十日参加了联大在成都校友主持召开的一多先生追悼会，致词痛悼并论述了闻先生在中国文学研究上的成就。同时，朱先生愈加发之以愤激，加紧了自己的学术研究；同月，写成了《语文零拾》自序。这本书收集了他的一些书评和译稿，“自序”中说：“……这些文字讨论的不外乎文学与语言，尤其是中国文学与中国语言。我在大学里教授中国文学批评和陶渊明诗，宋诗等。这些书评……够不够‘心得’，我不敢说，但总是自己的因为研究批评和诗，我就注意到一些意见。语言文字的达意和表情的作用。……我们说达意，指的是字面和话面；说表情，指的是字里行间或话里有话。”这些见解，至今仍有可取之处。三十一日偕夫人前往灌县游览，宿灵岩；次日在灵岩书院讲述《现代散文的发展》。这些著作，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和语文教学的宝贵财富。朱先生珍惜岁月，是一个不知劳倦的人。八月四日晚，又出席了清华在成都校友的聚餐会，在会上痛斥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一多先生的暗害。十六日写成《挽一多先生》诗：

你是一团火，照彻了深渊；  
指示着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

你是一团火，照明了古代；  
歌舞和竞赛，有力猛如虎。

你是一团火，照见了魔鬼；  
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

诗里热情赞颂和高度评价了闻先生的为人与革命精神。特别把他喻为“一团火”，说它“照见了魔鬼”，“烧毁了自己”，并预示在这火的“遗烬里”将“爆出个新中国”来，充满了胜利的信心，具有极大的鼓动力。两天以后，朱先生又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了早有特务暗中活动的成都各界人士举行的李、闻烈士追悼大会，并且在会上愤然致词，报告一多先生事迹。与会听众，无不深受感动，潸然下泪。在这两个月的暑假期间，朱先生简直是熏灼于社会动荡和民主斗争的尖风热浪之中，战斗在时代的旋涡之中，实无一日“消夏”之闲！随之，他的思想也产生了较大的飞跃，自己也似乎成了“一团火”，一团融汇于人民民主革命斗争烈焰之中的火了！十九日，他怀着愤然之情，携眷（夫人和子女三人）离开了成都，搬迁北京。途经重庆，于二十六日出席了文协重庆分会为他和李广田先生举办的聚餐会。当时在那里的艾芜、沈起予、力扬、邵子南、聂绀弩等文学界人士也参加了。第二天，朱先生赴南开中学参观，并应邀在学生公社作了《现代散文》的讲演。十月七日，即偕家人自重庆飞回北京，结束了前后几年的四川生活。

回京后，他立即组织并亲自参加了闻一多先生遗著的整理工作。在北京的耳闻目睹，他更深切地了解到人民的苦难生活，进一步看清了反动统治者的腐败与社会的黑暗……经历了十多年徘徊、探索的朱自清先生，终于冲到了民主运动的前列，成为英勇的民主战士，并在斗争中“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①

朱先生逝世三十一周年了。他生前憧憬和渴望的新中国，已在社会主义大道上走过了三十年。巴山蜀水换新颜。如今的四川，也正在实现四化的征途上迈步前进，早已不是当年他所见到的情景了。

### 〔注〕

①③⑥ 《犹贤博奕斋诗抄》自序

⑦ 《夏夜次公权韵》诗

② 和叶圣陶《偶成》诗、潘伯鹰《闻佩弦居报恩寺》诗

⑧ 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诗

④⑧ 李长之：《杂忆佩弦先生》

⑩ 据吴组缃先生回忆

⑥ 潘伯鹰《闻佩弦居报恩寺》

⑪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

### （上接60页）

全诗贯穿着一根历史唯物主义的红线，处处表现出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无论是对地质地貌的考察，还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探索；无论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还是对人民群众创造世界的说明；无论是对神话传说的叙述，还是对文化传统的继承，都蕴涵着深沉的哲理，真理的内容。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它既是一首颂诗，又是一部真实的历史，还是一本社会科学的生动教材。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作者由远及近，厚今薄古，将时间的流逝与空间的变化熔于一炉，说历史是为了赞美现在，道如今是为了奋斗将来。诗人善于提取典型事例，来发幽阐微，往往淡抹几笔，就勾划出巨幅的历史画面。虽没有浓墨重彩的描绘，却形象鲜明易感；看似无熔岩喷射的热情，而语言则质朴动人。真是炉火纯青！

开头我们讲过，这首诗是一座艺术的大厦。当我们已经深入到这座大厦的时候，所看到的的确是美不胜收，迟迟不愿离去。但时间却不容许我们流连忘返，我们还要阔步前驱，去承继郭老为我们留下的其余所有的文化遗产。